【齐鲁风情】

蔷薇花语

□王金龙

春天是花儿的季节,泉城济南的大街小巷,开满了姹紫嫣红的蔷薇,间或些许雍容华贵的月季。蔷薇花儿小,但架不住多到开满一面墙、一条街,甚至爬满几乎所有的铁栅栏,相伴的总是生机勃勃的蜜蜂与黄蜂。行人从花丛边走过,心情不免大好,精神也更加清爽,真切感到了与花为邻的自豪,更不用说那些上下学的孩童与成双对的成熟“骚年”了。

仅我所见,泉城的蔷薇花,历山路省监狱管理局的栅栏墙是一片持久的粉红,我下夜班经过时,发现它们的花瓣在夜间竟也“休息”关闭;英雄山下军区五所对面的胡同里,是一条灿烂的花廊,久负盛名;千佛山北门西边的围墙,简直就是蔷薇花的王国。铁栅栏也好,铁丝网也好,黑色或银色的金属质地,配上柔若无骨的花朵,巨大的反差放大了各自的美感。青绿的叶子与带刺枝条的反差,也让人忘了它的四季防御功能,自顾欣赏不暇。水边的蔷薇花,要去黑虎泉群的护城河畔。半边街也好,黑西路也好,十亩园也好,都可以听着水声赏花。坐在舜泉楼里,沏上一壶茶,脚下就是船来舟往的五莲泉,目之所及,对岸和眼前,最抢眼的都是蔷薇花。

蔷薇花小,内里乾坤也大。仔细观察,粉红花瓣有六重之多,花蕊柱头40多个,密密麻麻如刚泡出的鲜豆芽。看得久了、细了,眼里就幻化出一朵朵粉红的火焰,内里包含的,竟是金黄的火苗。火头上的花粉,仿佛不用蜜蜂来采,径自飞扬、升腾,随风而去。一花一世界,朵朵状不同。花蕊中的几个细瓣,有的自然卷曲,像神秘的鸟儿环抱并呵护一窝金黄的幼仔。想它冲破四瓣绿色的厚厚花苞时,乍暖还寒;待到春日迟迟时,水分的失去令它不再饱满、艳丽,变成风干了的往日之火。这个时光的流程,又岂止是简单的生机轮回。

蔷薇之于我,最早的记忆是上高中时,晚自习后回宿舍路上的那阵阵清香;是白天上课时,讲台上插在水瓶里那一朵朵躁动的季节。蔷薇之于台湾诗人余光中,是一句译诗:“我心有猛虎,在细嗅蔷薇”。出自英国诗人西格夫里·萨松代表作《于我,过去,现在以及未来》,原话是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。余光中将rose翻译为蔷薇,可见对此花的偏爱。国人又把这一意象用于表现大诗人徐志摩的命运,一本书的名字就叫《我心有猛虎,在细嗅蔷薇:徐志摩诗传》。

蔷薇之于李白,是一种闲适的心情,他在《忆东山二首》中写道:“不向东山久,蔷薇几度花;白云还自散,明月落谁家”。在白居易,则是饮酒的佳肴:“瓮头竹叶经春熟,阶底蔷薇入夏开;似火浅深红压架,如饧气味绿粘台;试将诗句相招去,倘有风情或可来;明日早花应更好,心期同醉卯时杯”。杜牧专门有诗《蔷薇花》:“朵朵精神叶叶柔,雨晴香指醉人头;石家锦帐依然在?闲倚狂风夜不收”。皮日休写得更多,一首诗《重题蔷薇》:“浓似猩猩初染素,轻如燕燕欲凌空;可怜细丽难胜日,照得深红作浅红。”

蔷薇花语:美好的爱情,爱的思念,美德。

造访各类名人故居、博物馆成了我旅行的习惯。前年暑期,青岛雨后的一天,“小哥”G先生陪伴我,来到离海不远的僻静小街黄县路12号,这里便是老舍故居。参观者一进院子,就能感受到老舍及其作品的独特魅力,版本厅内展示了《骆驼祥子》各个时期的各种版本、译本和评论,不同的日文译本就有七个,还有线装本和“小人书”连环画。

城市之眼

青岛黄县路12号骆驼祥子博物馆——

骆驼祥子从这里走出

文/片 牛国栋

■存有《我怎样写〈骆驼祥子〉》手稿

不大的院子门口挂着“老舍·老舍”和“骆驼祥子博物馆”两块木牌(如图),字出自老舍之子舒乙之手。墙上还镶嵌着刻有“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老舍故居”的黑色大理石匾。院子里是幢两层四面坡顶的西式小楼,楼的两端各有一个入口。在青岛无数座千姿百态的洋楼中,这座小楼的外形实在简朴。楼前矗立着老舍的头像,旁边还有一组象征骆驼祥子的人力车夫雕像。而四周的院墙上则是老舍作品墙、《骆驼祥子》陶版连环画和舒乙绘制的《祥子拉车线路图》。参观者一进院子,就能感受到老舍及其作品的独特魅力。

楼内一层则是骆驼祥子博物馆的室内陈列部分,有序厅、版本厅、创作厅等展厅。版本厅内展示了《骆驼祥子》各个时期的各种版本、译本和评论,不同的日文译本就有七个,还有线装本和“小人书”连环画。在1949年以前的众多老舍小说手稿中,目前只有《四世同堂》和《骆驼祥子》。可惜,命运多舛的《骆驼祥子》手稿被人卖掉,下落不明。好在上海图书馆保存的《骆驼祥子》手稿复印件的仿真件出现在这间展室里。跟《骆驼祥子》有关的原始手稿还有一份老舍手书的《我怎样写〈骆驼祥子〉》也陈列在此。创作厅还对当年老舍书房进行了部分还原,其中展出了老舍的眼镜、衣服、印谱、钢笔、小古玩、花盆、笔筒等珍贵遗物。

■老舍夫人曾说:终生难忘黄县路6号

“老舍先生在青岛”也自然是这座博物馆的涵盖内容之一,包括他当年为报纸撰写的《避暑录话》专栏,包括那时他的家庭生活以及习武健身等业余爱好,都有专门的介绍。二层和阁楼则辟为了文艺沙龙,设有5个上个世纪30年代风格的各色茶馆,既有中式茶席,也有日式榻榻米茶室,供文学研究及爱好者交流之用。之所以选择茶馆,创意无疑来自老舍创作的四幕话剧《茶馆》。

骆驼祥子博物馆是全国第一家以文学名著命名的专题性博物馆。老舍是位多产的作家,一处老舍故居为何以骆驼祥子为陈列主题和馆名,供职于文博系统的G先生道出个中缘由。1934年8月,老舍举家从济南齐鲁大学来到青岛,在国立山东大学文学院任教。初来时住在山东大学后面登州路的一所西式平房里,后来搬到靠近海滨的金口三路一所庭院小楼。1936年,老舍辞去教职,靠稿费收入过日子。这时,老舍移居我所看到的黄县路6号(今12号)的这处院子,直到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离开。

当时房东住楼上,老舍一家住楼下的四间房,两间做卧室,一间做会客室,一间是书房,两家各走各的门。当时的院子里有花圃,花木扶疏。周围都是民宅,环境相当安静,是读书写作的好地方。老舍一家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里,过着极为清贫的生活,夫人胡絜青为照顾两个幼小孩子,也辞去了青岛市立女中的教职,一家人全靠老舍的稿费糊口。正是在这种窘困的生活中,老舍的创作却进入了旺盛时期,他创作出了著名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和中篇小说《文博士》。《骆驼祥子》无疑是老舍一生创作中的经典之作,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学白话长篇小说的代表作。

诚如老舍自己所说:“思索的时间长,笔头上便能滴出血和泪来。”当年在山东大学校长办公室做职员、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吴伯萧记述了他拜访老舍的经过,他回忆说:“在青岛,老舍是大学文学教授,而我是文艺学徒。我比他小6岁,在他海滨的书斋里却是常客。”给吴伯萧留下很深印象的是,老舍家进门的地方,迎面罗列着老舍锻炼用的刀枪剑戟,书斋写字台上却摊着《骆驼祥子》的初稿。遗憾的是,老舍离开青岛后再也没有回来看看。解放后,胡絜青重访青岛时曾感慨地说:“终生难忘黄县路6号。”

后来这座楼房命运多舛,解放后成了十几户居民共住的大杂院。1984年,青岛市政府将老舍故居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10年,青岛市文物局和市南区人民政府共同出资一千余万元,将楼内的十二户居民迁出,“本着修旧如旧”的原则,使老舍故居再现了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风貌。

【名人印记】

遗简传留深情,诗人音容宛在

——臧克家1986年6月3日信之原委

□刘增人

我一直珍藏着一封信,那是在1986年6月3日,已故诗人臧克家生前为我调动工作专门写的“推荐信”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我受当时在山东师院中文系任教的恩师冯光廉先生提携,得以跻身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发起的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》中叶圣陶、王统照、臧克家三位作家的研究资料整理工作,由此幸运地走进了以史料发掘、整理为基础和先导的学术队伍行列,奠定了我此生教学与研究的基础。

那时,我供职于泰安师专中文系,因为难以申请到研究课题与经费,又兼职行政,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深爱的学术研究,因此萌生出“换个单位试试”的想法。1986年春末夏初,我有幸参加山东师大电教中心《现代诗人臧克家》电视文献片的拍摄,一路从济南到诸城,还专程去了臧老的故乡臧家庄。工作结束后,专程赴京向臧老汇报。臧老和夫人郑曼先生都非常高兴,夸奖我们拍得真实、生动,特地让阿姨烹制了一桌丰盛的大餐。餐桌上的“主角”是臧宅的“传统节目”——可乐炖鸡。饭吃到高潮时,摄制组一位朋友说起了我们在途中闲聊时我的一些想法,建议我不妨去建校伊始的青岛大学一试。说那虽然是所新校,但起点颇高,正需要各专业的有识之士前往垦辟。还听说青岛的市长姓臧,是位老干部,极有可能与臧老有乡谊。如果有臧老介绍,就容易多了。我笑笑说,这等事哪好麻烦年迈的臧老?就岔开了话题,并且很快就忘记了这份酒桌上的提议。

臧克家手写推荐信。

不料刚刚回到泰安,就收到臧老挂号寄来的“推荐信”!我心中百感交集,感激夹杂着惭愧!我后来顺利地调进新建的青岛大学,更主要的是我实在羞于请托,这信就一直未曾发出,然臧老的深情厚谊,却从此深深埋藏心底。郑曼先生编辑《臧克家全集》时,曾函索这信的复印件,寄送后我就把原件珍藏起来。也许是过于珍重,也许是老迈糊涂,竟再也找不到这份对我来说异常珍贵的“推荐信”的原件了。时时袭上心头的愧疚,特别善于折磨人,尤其是在难眠的长夜。直到有天为寻找王统照先生的一份手迹,无意中发现两者竟然珍藏在一起!真是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!这颇像暮年回归故乡,会晤了思念半生的老友,又像是乘兴出游,无意间发现了一片美丽动人的新天地!我已年迈,更加糊涂是必然的趋势。说不定何时又会“珍藏”起来,再也难以找到!于是愿借报纸一角,让世人看到另一个臧克家,一个亲和平易、体恤晚辈、奖掖后进、援手卑弱的臧克家!

无需屏息凝神,臧老身披一件薄薄的呢子大衣,迎风站在北京东城赵堂子胡同15号门前向我们挥手送别的剪影,就历历如在目前!满口浓重的诸城乡音,又亲切地回响在耳畔!诗人地下有知,或许也会聆听到一个晚辈的心声吧……